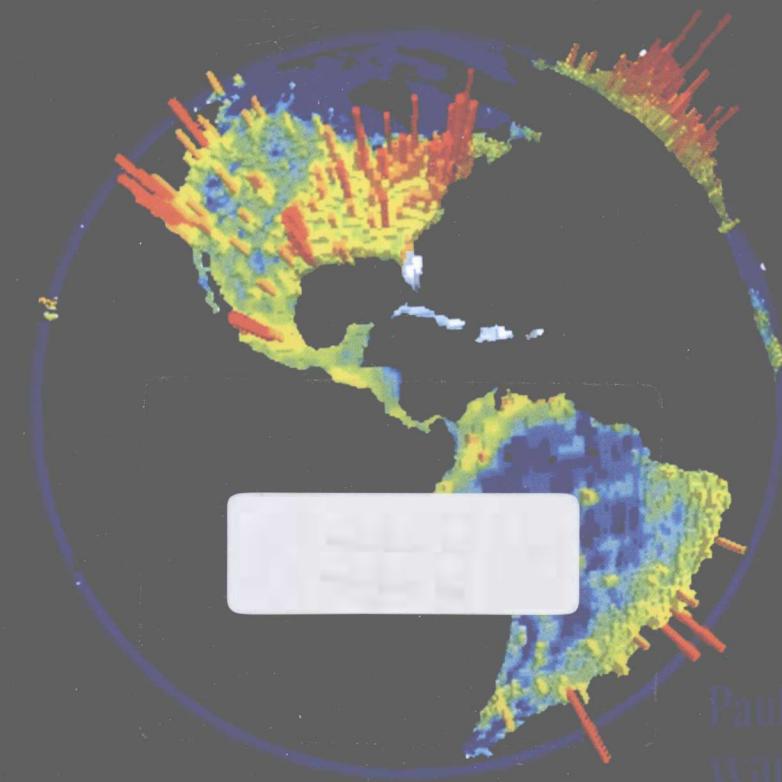


Nineteenth Edition

Economics

经济学

第19版



【美】· 保罗·萨缪尔森
· 威廉·诺德豪斯

萧琛 主译

Paul A. Samuelson
William D. Nordhaus

商務印書館

经济 学

(第 19 版, 教材版)

[美] 保罗 · 萨缪尔森 威廉 · 诺德豪斯 著
萧 琛 主译

商務印書館

2013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 : 第 19 版 : 教材版 / (美) 萨缪尔森, (美) 诺德豪斯著 ; 萧琛 主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639-3

I . ①经… II . ①萨… ②诺… ③萧… III . ①经济学 - 教材 IV . ①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1407 号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 - 希尔 (亚洲) 教育出版公司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销售。

版权 ©2013 由麦格劳 - 希尔 (亚洲) 教育出版公司与商务印书馆所有。
本书封底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济学 (第 19 版, 教材版)

[美] 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著
萧琛 主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印刷
ISBN 978-7-100-09639-3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092 1/16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42.75

定价 : 88.00 元

Paul A. Samuelson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ISBN: 0-07-351129-3

Copyright © 2010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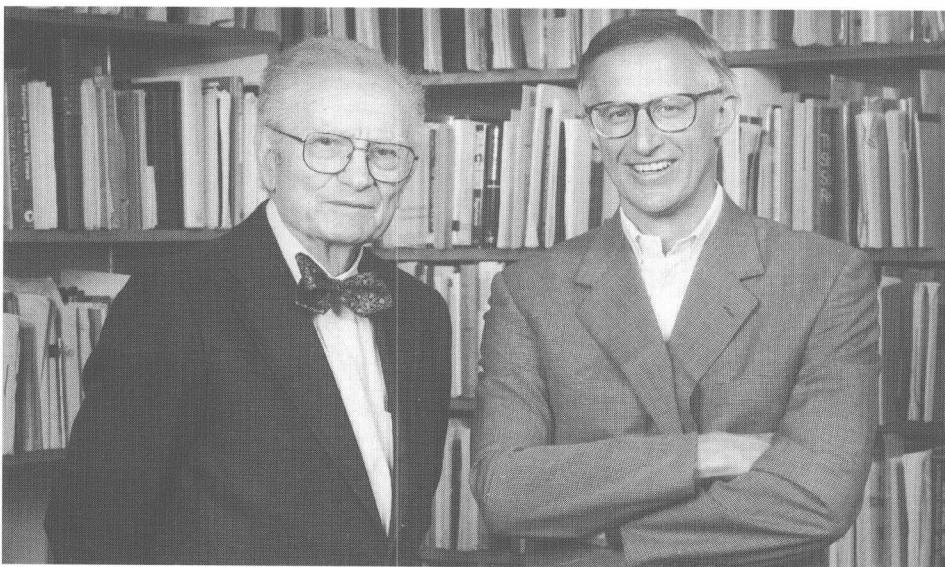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3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文简体字本由麦格劳—希尔公司授权出版

作者简介



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的创始人。他的许多著作使他在年轻时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于 197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第一个获得此项大奖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教授曾长期为美国《新闻周刊》的经济学栏目撰稿，曾担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属于那种能够同普通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萨缪尔森常出席国会听证，并为联邦储备、财政部、许多私人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担任咨询专家。除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和经常打网球之外，萨缪尔森教授还是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 6 个孩子（包括一次三胞胎）为萨缪尔森家族延续了 15 个子孙。

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D. Nordhaus)，美国杰出经济学家之一，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现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研究员。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宽，包括环境、能源、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以及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此外，对经济政策研究非常感兴趣。1977~1979 年是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曾多次出席政府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不时为《纽约图书评论》和其他报刊撰文。在耶鲁大学他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教授与妻子芭芭拉居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教学写作之余，他喜欢音乐、旅游、滑雪，和家人在一起。

本书翻译团队与主译人简介



《经济学》第 16 版的主译人萧琛和其他译者在学术顾问胡代光教授家中庆贺先生的八十寿辰。从左到右，依次为曾刚、冯娟、蔚兴华、金曦、胡代光、萧琛、胡冰、卢莹。



《经济学》第 17 版的译者：前排从左到右：谢辉、孙嘉弥、萧琛、王琳、任小琛、杨丽花；后排从左到右：杜兵、蔡玮菁、多拉、钱艳琼、方晋。



《经济学》第 18 版译注者：从右到左(不分排)依次为张宁、乔乐、张娴、胡翠、黄丽真、张薇、萧琛、韩京艳、黄宏兴、崔婧、萧剑犁、潘醒东、李淑萍、陈志杰、杨丽花、陈敏杰、阿伯特、蒋景媛、朱至瑜和蒙得利。



第 19 版《经济学》译者团队：第一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苏淑卿、黄雪贞、胡梦若、王睿、陈凤平、赵恩娇、倪耘；第二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杨镇瑀、刘叶、萧琛、杜月、翟菲菲；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王德显、杜文凯、韩鹏飞、刘博、张宪尧、高明星、韩奕、姜昊求。

第 19 版主译人萧琛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1985 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学士和硕士；1987~1989 年获世界银行全额奖学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课程，曾应聘任世界银行顾问（consultant）；1991 年回母校任教，1992~2004 年担任国际经济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秘书、《北京大学学报》编委会委员并主任助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DP/EMBA 中心主任、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交流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轨经济教育顾问。讲授《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公共部门经济学》、《市场企业和产业组织》等课程。曾参译《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和《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曾主译《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和萨缪尔森第 16、17、18 版《经济学》。著有《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全球网络经济》、《信息网络经济的管理与调控》、《世界经济转型与中国》、《“新经济”求索与应对》、《论中国经济改革》、《效率、公平与深化改革开放》、《财税政策模型与数据库》等。

To our families,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译者序¹

世上最难得的一位“经济学通才”，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享年94岁之后，于2009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了。作为宗师教科书的第16、17、18和本版的主译人，作为这位泰斗的最多受益者之一，我的手机在当天十多个小时内几乎被打爆。《东方早报》、《华夏时报》、《中国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稿约，一个比一个“更加十万火急”！以至于那天下午我在北大电教104阶梯教室授课告一段落的时候，一个欲起身提问的同学竟然无端地被其他几个同学“打住”：“……还是让老师去忙吧！”

随后一周，采访的倾盆大雨和追悼的文论鲜花一直在日夜兼程地洒遍神州各地。中国媒体记者的敏锐、才智、执著和高效，中国经济学人的诚挚、慷慨、激情与追思，在一位远在万里的教授悄然离世的时候，竟然能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而笔者本人也总算着实地体味了一把“怎样才叫真正的学者”：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全球每个角落的同行都会同时因你而拨冗奔忙！

一、萨缪尔森：人生曲折注定要成就这位天才教授

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3年全家搬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居住。犹太血统往往是智者的象征，正如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等伟人，但也曾改变了这位天才的人生轨迹。

萨缪尔森自幼聪明好学，才华过人。1931年他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当时年仅16岁。1935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1941年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当时他年仅26岁。在芝大他的平均成绩是A，在哈佛则更是A+！

专注学问并勇于挑战的个性让萨缪尔森在校园里的传闻颇多。一次，同学们上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的研讨课，萨缪尔森也在场旁听。课上萨缪

¹ 本序言修改自主译人萧琛纪念萨缪尔森先生的文稿：“经济学的阳光与希望的田野——分享一代宗师萨缪尔森的风范与睿智”。该文曾发表于2009年12月19日《华夏时报》第26整版。

尔森盛气凌人、频频发问，竟使奈特教授失去了控制并大发脾气：“萨缪尔森先生，还是让你来教吧”。然后离教室而去……

哈佛大学当年的学术传统应该说是保守的。萨缪尔森的犹太血统（也许还有其他因素），最终还是不能为该校若干权威们所包容。1940年萨缪尔森博士毕业后不得不去了一家与哈佛遥相呼应的学府——麻省理工学院（MIT）。在那里萨缪尔森更加才思敏捷和灵感喷涌，其论文叠出的速度，竟能让编辑们排发时感到跟不上。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69个春秋，是他全部的教授生涯。

人生曲折往往注定要成就这样一个天才的经济学教授！哈佛没有挽留萨缪尔森，也许令他永远难以释怀。于是他更加踌躇满志、锐意进取并大动干戈，很快就把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搞得誉满全球，大有超越哈佛之势。萨缪尔森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能人，在他的所到之处，一定会让人看到面目焕然一新，一定会出现新的定理或其他新的名堂。看上去可谓来势汹汹不可一世，但实际上他却真的是非常的大度！

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有个重要的要素价格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它先由萨缪尔森发现并发表。然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Lionel Robbins）在见到萨缪尔森的成果后，曾告诉萨缪尔森，说记得自己有位学生（Abba Lerner）在其一篇习作中也曾得到过同样的结果，并将该习作寄给了萨缪尔森。萨缪尔森认定结果无异之后，立即承认并赞赏了该学生：的确要比他自己的早！锐意学术创新的人都知道，这么说可是非同小可！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60多年以来一直长盛不衰。在这本领潮流的畅销书的背后，究竟又发生过什么呢？不妨追溯到1945年。当时德国和日本都战败了，美国的大学里挤满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归来的人。同期，经济学也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代。美国的大学生当然应该了解这些情况。然而，作为那一代人中的教师，萨缪尔森“非常遗憾地发现：即使是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也都已严重过时。难怪初学者总是感到乏味。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我经常看到学生们茫然的眼神。”¹

当时，萨缪尔森已经走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放射实验室。在那儿，他的工作是搞数学计算，设计用以避开敌机轰炸的自动化装置，极度渴望回归到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岗位上。那年他30岁，是个编写教科书或撰写新论文的黄金年龄。尽管如此，在当时，一个有前途的学者是不应该去编教科书的，特别是

¹ 萨缪尔森：“金色的诞辰”，萧琛译，第16版《经济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页。

编撰大学本科一、二年级学生的教科书。通常，只有受雇用的文人们才会那样去做。然而，由于萨缪尔森当时已经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名誉和终身教授的前程等都允许他有比较多的选择自由。1998年萨缪尔森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他知道自己写的是本好书，但没想到它能拥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

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样的有趣和愉快。在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朝弄权的年代，教堂和教室里谴责激进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在遭受非难之列。麻省理工学院一名保守派校友警告校长康普顿说，如果还允许萨缪尔森出书为“混合经济”辩护的话，那么他作为校长的荣誉将会受到玷污。康普顿博士回答那位校友说，他的教员接受审查之日，就是他辞职之时！

这一切，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起来多少有些滑稽。但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教师，在许多流行的教科书都被扣上了“颠覆势力”的帽子的岁月里，上述这些可绝对不是开个玩笑而已。一本比萨缪尔森早一年出版的很出色的教科书，影响还未传开，就因被指控为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封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中“行动主义”(activism)沸沸扬扬，萨缪尔森也曾被勾画成一个自由放任的大鱼吃小鱼的市场制度的卫道士、十足的资本主义走狗。

每一阵冷风似乎都能吹来一个有益的教训。萨缪尔森也因此学会了如何在敏感的争论中如履薄冰。当然，他并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十全十美。相反，他本可以也应当更全面地回顾和更公平地陈述那些反主流派的经济学论点，而那样做也未必就会影响全书，但事实上在这方面他也许还存有欠缺。尽管如此，由于一直能全面而精心地处理主流经济学中的不同派别，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得以保持了它在经济学参考书目中的代表作位置。

萨缪尔森有很多成就，但最伟大的恐怕还是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在教室里，他谈笑风生、机智幽默；执教近七十载，他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萨缪尔森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恐怕要数肯尼迪总统。该总统在推行著名的“肯尼迪减税”之前，曾专门认真单独聆听过老师的教诲！他还有一位学生是伯南克，后来成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伯南克对于老师的辞世曾这样评价：萨缪尔森是“一位道路开拓者、多产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教授之一”。

萨缪尔森晚年，除了主持修订他三年一版的教科书，还一直坚持为报刊媒体写专栏文论。2009年10月12日，也即在他仙逝前的两个月，萨缪尔森还曾论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为“中国将是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一大关键，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消费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老人

甚至担心，美国没有亲历过“30年代大萧条”苦难的新一届总统，很容易缺少更多的人文关怀！

老人的担心何等的中肯和及时：不出两年，到2011年9月，美国“占领华尔街”等民生运动已在60多个城市中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而欧债危机也星火燎原、愈演愈烈；“让中国拯救欧洲”的呼声竟然也开始不绝于耳……这些，能否体现这位天才教授的真知灼见和先见之明？原因何在？

二、萨缪尔森：“让‘沉闷的科学’变成诱人的富于激情的学科”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9版近年已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问世。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迄今已经有了19个版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了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已超过一千万册。¹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是一件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事情。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了盛誉。他在30岁时出版的一项高级研究成果《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使他成了美国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人。

一个顶尖的学者为什么会很早就投身于普及性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就？

首先，萨缪尔森有一种经世济民的心胸和博学睿智的头脑。在二战后百废待兴、憧憬无限的氛围中，作为一名教师，他所看到的是年轻学生们失望于传统教科书的茫然的眼神，他所感到的是“探讨普及经济学的革命性方法的时机业已成熟。”²“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³萨缪尔森长期竭尽心血甘之如饴。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⁴

其次，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在本书这

¹ “胡代光序”第1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² “金色的诞辰”，第2页，萧琛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³ 萨缪尔森：《保罗·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第4卷，MIT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870页。

⁴ “胡代光序”第2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最后一版教科书中，萨缪尔森还在卷首加上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声明，精准地选用了“折衷”一词总结概括了自己的经济学生命。萨缪尔森一直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则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¹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²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³

再次，萨缪尔森具有博爱的师长情怀和非凡的沟通才能。萨缪尔森第16版和第17版的书前都有一句看似平常却意境迥远的题辞：“献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萨缪尔森不仅桃李满天下、读者千百万，而且还是位6个孩子（含1“三胞胎”）的慈父和15个子孙的家长。萨缪尔森深感：“若要让‘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以恢复他的本来面目，那么，即使是很一般的经济学图表，也都需要重新加以设计。”萨缪尔森还专门附加了一章“如何读图”。为了更恰如其分，他甚至“踏破铁鞋”地采撷了一句很有点鲜见的“中国谚语”，来作为该章的题头格言。在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他曾独具匠心地绘制了一幅特别的“世界地图”。在该图中，各国的位置性状仍赫然可辨，但版图大小却不再取决于疆土面积、而是取决于贸易份额！这样的图读起来，怎能不让年轻的学生为之心动和奋发图强？

最后，萨缪尔森既是语言巨匠，也是幽默大师。⁴在缜密漫长的理论思辨和沉闷枯燥的逻辑推理中，《经济学》教科书的读者总是有幸能不时地为作者的语言艺术所感染，不时地为一种自然幽默的风格所触动。例如，在讨论“边际价值决定价格”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提醒您应当切记，是“狗尾巴在摇动狗身子。”又如，在讲解国际贸易政策时，他将“关税”比作“撒在轮船发动机里的沙子”；而在讨论投资乘数效应的时候，他又用“拨动小提琴弦”加以类比。

1 “Play it again, Samuelson”, *The Economist*, August 23rd, 1997, p.58.

2 “金色的诞辰”，第2页，萧琛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3 “Play it again, Samuelson”, *The Economist*, August 23rd, 1997, p.58.

4 “Play it again, Samuelson”, *The Economist*, August 23rd, 1997, p.58.

此外，在介绍马克思的“专栏”中，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而后又加以呼应：统治阶级确实在这位伟人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

三、萨缪尔森：让经济学持久地“站在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¹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²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一版如何修订成第二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了许多的批评。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³，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到1997年第16版推出之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会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才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⁴

近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应该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

1 “萨缪尔森致中国读者” 第1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

2 “金色的诞辰”，萧琛译，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第16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7次印刷，第3页。

3 林特：《批萨缪尔森》，1974年德文版，1977年英文版。

4 “Play it again, Samuelson”，*The Economist*, August 23rd, 1997, p.58.

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¹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能力将会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²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当“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则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 15 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³。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William Baumol 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止到 1997 年已经出了 7 版，而更早的 Richard G.Lipsey 的教科书，在 1981 年就出到了第 6 版。

令人困惑、感叹与折服的一点是，1998 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 16 版，也即 50 周年金版诞生后，其人气指数又再度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经济学第 16 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敢再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还依然相当强劲。”而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⁴

四、萨缪尔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

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 50 周年“世纪金版”（也即第 16 版）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们曾播放过萨缪尔森为我们特别录制的《金版中译本发行贺辞》，并宣读过他的《致中国读者》的亲笔信函。萨缪尔森写道：“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党政领导和广大民众已经选定了用市场竞争机制去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

¹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译本上册，姚开建等译，高鸿业等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7 页。

² 美《商业周刊》1974 年 6 月 29 日第 50 页。

³ “Play it again, Samuelson”，*The Economist*, August 23rd, 1997, p.58.

⁴ “萨缪尔森致中国读者” 第 1 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 16 版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 年。

国，在其迅速发展的今天，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来为您服务。”

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无疑异常严峻。例如，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接轨的合作模式，从“模拟市场”切换到“成熟市场”的临界条件和成功关键，切实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产业，有效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尽快挪除居民消费的“制度性障碍”，危机“救市”中从倚重（政府）投资走向倚重国民消费、从强调“中间需求”到强调“最终需求”等，此外，对于GDP、双顺差导向的成就和困难，都需要经济学家进一步努力借鉴和创新。“美国经营全球经济”进程中，已经在很多领域反叛了他们自己的经典经济学。¹

经济学是一门帮助人们增强洞察能力和保障选择效率的学问。经济学有许多定义，就当今中国读者而言，笔者感到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马歇尔的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其二是罗宾斯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侧面，即目的和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科学。”²

坚持不懈地将“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性偏好假设”结合起来，³ 经济学提供了各种范示，可以帮助我们在确定目标、选择手段和保证效率之间获得一种均衡。科学家应否长期担任行政领导？现阶段“学历学位”是否比“就业机会”更加“稀缺”？“金融海啸”之后应否多做些“时间密集型”的事情，如生孩子或读MBA？经济适用房的装修应否追求豪华？是否应该用当“负人”的办法去购买第N套住房？股票价格指数（沪指）2000点左右应否陆续增持一线蓝筹股？中国第四个“十年政治经济周期”能否再现？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寻找一种一般性的参照“解”。日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是情怀各异的芸芸众生，是特殊；而在经济学中，你遇到的将是具有“自利”目标和“理性”手段的“经济人”，是一般。找到了一般，显然有助于比照出特殊。认真系统地学习经济学之后，你将会用一种同以往迥异的目光去审视整个世界和关注中国经济改革。

你所关注的可能不再仅仅是价格如何上涨，而是会这样问：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进”？你所看到的“房地产调控”，可能

¹ 萧琛：“美国负债增长模式的运作、震荡与前景”，《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² 杰克·赫什利弗：“经济学帝国的扩张”，萧琛译，朱天校，《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第179页。

³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方法》，1976年英文版，第4页。

不再仅仅是呼吁“降价”和声讨“暴利”，而是能否“扩大供给”和“缩小需求”？你所困惑的“大牛市”，可能不再是机关单位如何三令五申“不准上班炒股”，而是会反思：中国股市现阶段的内在法则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分配”？你所重视的“新农村”建设，很可能不再仅仅是“剪刀差”、“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而是“丰收悖论”、“蛛网理论”和“边际消费倾向”。而你所担忧的“民工荒”和“用工荒”，可能不再仅仅是农民工的处境如何尴尬，而是会想到“二元结构”如何变动和“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还有，你所关注的“二次救市”，也可能不再仅仅是批出多少国家项目，而是会问：“中间需求”（渔船鱼网）究竟有多少能够转换成“最终需求”（买鱼吃鱼）？总之，你会发现世界从来未曾变得如此地生机勃勃和趣意盎然！

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说得好，“在我当学生的20年中，最令我兴奋的课程是我在上大学一年级时所选的连续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一生。”¹难怪乎萨缪尔森敢有一句豪言：“如果我能为一个国家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会在乎是谁在为它制定法律，又是谁在为他起草条约。”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不仅能够让初学者迅速地概览主流经济学的全貌，而且还能不断地刷新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制度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知识。在西方它堪称一部“流动的经济学百科全书”。

改革开放30年来，东西方经济学的交流和碰撞，对于中国新一代人力资源的素质乃至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显然已经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工具，如“需求管理”和“比较优势”等，都已为政策制定者所驾轻就熟。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的岁月里，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量化宽松”的风浪中，在反思“过度储蓄”和谴责“过度消费”的争议中，在呐喊“美元退位”和顶住“美国重返亚太”的国际压力时，中国党和政府的气魄和明智，中国13亿人的沉着与坚实，都已经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学的阳光正在洒遍希望的田野，中国经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率先走出，收入分配改革大幕已经从容拉开，民间资本正进入传统的六大垄断行业，资本市场上“国际版”正在酝酿，人民币互换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楼市奇迹”和“卖地财政”已经引起政府和业界的高度警惕和深刻反思，“十八大”的宏伟蓝图正在徐徐

¹ 曼昆：《经济学原理》中译本，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² 张维迎：致读者（代序），经济学英文版第16版影印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7月，第8页。

展开，“城镇化”、“民营化”和“低碳化”的新浪潮正在华夏广袤的热土上日夜兼程地涌动和激荡，甚至，新能源、ICE 和物联网等依稀成型中的世界经济的三大新产业和新增长点，也在中国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代经济学宗师生前所愿的“重新崛起”，正在中国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萨缪尔森所愿的也许更多更多。他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去领悟“什么是学者”和“什么是教授”，不仅让我们更认真地思索“什么是大学”和“什么是大师”，而且让我们更热切地探讨“什么是科教兴国”和“什么是人才强国”！在伟人已经离去的今天，翻开他最后亲笔撰写的这部教科书，难道我们不应该想得更多更多？难道我们不应该做得更多更多？斯人健在时，“不用扬鞭自奋蹄”、“于细微处见精神”；斯人逝去后，“化作春泥更护花”，甚至，“于无声处听惊雷”！

萧平

2012年10月22日于北京大学